

賈靜子先生詩集



吳冉渠先生論定

何雍南
程千一

兩先生選評

賈靜子先生詩集

元孫洪信重刊

序

辛巳春承乏朱襄氏之都過宋聞商邱有
奇才曰賈靜子先生者撰著富索其書
不得詢其故鋟板久蝕於碭山故家舊藏
珍爲至寶不示人也乙酉冬其元孫賓亭
守柘汎復索之曰舊有存者戊午于役川
楚幾二十年兒曹幼塾師借讀去分析散

周序一

失且無遺又不得戊子六月旣望賓亭借
令嗣敏齋挾先生遡園文集暨詩集秋
興偶論遡園語商四種來曰此先高祖
所著也旁徵遠訪始獲之姪孫承聲家之
僅存者未全也先重刊以垂後喜受而讀
之作而曰才之於人大矣哉有才而不自
炫其才所爲泥塗軒冕也有才而不自隱



其才所爲笙簧典籍也。先生聰明拔萃於書無不所讀過目輒成誦有得於心默識而會通之其所自命必子子獨造無一語落前人窠臼究其所以制勝。先生序侯朝宗古文曰古文之鮮其人在失其真今者而襲其僞古者序壯悔堂文集曰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真者而已真者不

周序二

必其貌之似也觀先生之論文可以知先生之所以爲文矣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觀先生所以論文可以論先生之文矣先生生勝朝之季視瑣尾齷齪無足當其意者英年以豪氣相高不肯羈人籬下及其壯也寇氛充斥流離播遷閱

塵天下各山川古來人物休咎無不畱心
體勘至晚年歸真返樸昨非今是理足則
機自圓神完而氣以厚批屢變之風會而
得其常筦兩端之化裁而得其一是以獨
抒性靈條達事理綜覈名實珍惜筆墨據
事而書罕譬而喻旁通曲暢溯流窮源蓋
惟爲其真今者而已食古而化矣惟不僞

周序三

古故不襲古惟不襲古故爲真古文壇宿
將特推一席稱曰奇才豈虛語哉惜得書
旣遲予瀕行付梨棗不獲訖工乃獨羨賓
亭敏齋喬梓之有志念祖不肯以一等事
讓第二人也此固 先生之靈爽所式憑
而更爲雅愛斯文者所樂道且此書復出
拓人心胷擴人識見引人周道開人法門

其功於後進如此賓亭曰當更旁徵遠訪以集其全也予曰善謂敏齋曰奇寶之顯晦視其時奇才之用舍視其遇先生倘以所學遇於世其經濟必大過人而先生樂以不遇老所撰著無慮數千百首而先生刪多哀簡沒後數十年至康熙癸未始行世越百餘年而板蝕旣顯復晦嗟乎

周序四

士不遇知己不用文不遇知己不顯其晦也時也今又將再顯顯亦時也時之所至奇寶終不肯悶也敏齋曰當更旁徵遠訪而致之予曰善

道光八年曝書節永春周聯登惕菴頓首

拜譔

遯園詩集序

余二十學詩而志富貴貧賤自憤怨尤填胸既而自笑之曰獨詞稍文耳乞人之市號婁嫗之夜泣何異古者泌水衡門之什不如是也又二十年而志功名又不得功名思鼓吹於休明悲放逐於離騷憫寇盜之交馳痛春風之別離故其詩法杜甫既而又自笑之曰古者達則廟廊處則山林不幾乏閉戶之守貽越俎之譎乎又二十年而志道德又不得道德黜遯思之憧憧

自序

一

甘淡泊于沒世隨境隨情不及其他春鳥秋蛩動以天籟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詩法晉陶潛法唐韋應物既而又自笑之曰古之以道德自命者其人皆聖賢之徒也卽二子憂憂乎難之況其法二子者哉雖然今於道德猶魚之于水也魚不可脫於水人不可脫于道德故予未有得也于詩竊效之焉是集也刪千百而留什一者法杜甫之調也至法孟郊張籍之調則久矣其刊落之矣辛丑仲秋雪苑賈開宗識

賈靜子詩說 詩正初集

靜子曰七言詩雖起於宋玉九歌栢梁體祖之然句法艱澁不可學也至魏氏父子及甄后實爲七言古之祖唐初盛及中晚法之皆有至境叙事之中有以畧而勝者如三百綿之篇方論太王直越王季突及文王驀坡跳澗天馬行空是也有以詳而勝者如三百生民之什叙后稷初棄重重複複寸步不移是也摩詰輞川圖尺幅中有千里之勢乃唐李小將軍畫人物百狀

遡園詩說

二

絲髮生動兩者不可偏廢故樂天歌行與少陵並傳非曰少陵爲長而樂天爲短也 五言律詩見端於六朝格嚴於唐較七言稍易而四字一氣爲難佳句佳韻割之以就一氣非曰偶得佳句前後補綴之也又非曰首起三四承五六轉七八合也然尙有不知起承轉合者撰句何爲乎故有不知一氣而前後參差者其失均也七言排律杜少陵爲上清空流利如五言古詩若堆積而傷氣則下駟矣

遡園文集卷之三

雪苑賈開宗靜子著

睢陽吳 洪伯其定

京口

何 黎雍南

選

徐隣唐邇黃

同里

閱

男

發秀啟夕輯

宋 犖牧仲

凌侍御傳

凌公諱駟字龍翰江南徽州歙縣人公少孤與弟馴事母以孝聞崇禎九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十七年召對擢兵部職方主政會寇李自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一

成敗孫督師傳庭于襄邑憑陵關中誓眾北向命閣部李建泰往禦之以公監其軍師次保定建泰兵潰公為李自成獲不屈身被三創四矢自成以公屍棄于清苑河側已復甦京都破潛匿臨清招募義勇山左諸邑皆歸之 皇清兵至都詔以原官監山左軍公受詔尋潛渡河達金陵授河南御史順治二年二月至沈邱三月汝寧守蔡鳳頃令翁業聲謀言鎮將劉洪起為副將張鵬振所圍公馳馬往解之而 豫王兵

已至歸德矣。公于四月十六日馳至。令鎮將王之剛協鎮李仲興駐馬邑爲犄角之勢。而自爲城守。二十一日。大兵來諭出降。公不聽。商邑令胡鄭忠副將張膽等已出迎矣。公與侄潤生約自裁。王知公令城中居民勿令公死。死卽屠城。一城人共守之。公不得已。草疏令吳國興數人潛出。繳勅書密旨。并寄母書一緘。書云。夫人年七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四歲。生來尚未識面。自書御史職銜一扎投于營。王令內院學士。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二

施魯二公諭降。待以不死。公不可。二公曰。汝何故渡河而逃。公曰。駟係明進士歸也。非逃也。又曰。汝學文文山耶。公曰。忠孝性生。何事摹倣。

王留晏贈以大帽一。貂裘一。革烏二。又縛學使者蔡鳳。監軍道吳汝琦于公前斬之。公略無震悚意。二十三日。與侄潤生俱自縊。幕中衣中遺王書一函云。駟世受國恩。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駟誼盡矣。昨不急就裁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旣不可爲。正駟從容就義之

日也。伏承隆禮。義不私交。裘帽革舄。繳入照收。
侄潤生相從殉義。以媿天下爲臣而懷二心者。
又于夾衣題詩云。艱難歷盡只徒然。謝世長歸
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又
云。心愈酸。志益勵。肥馬輕裘。忠貞不易。又云。叔
盡忠。侄盡烈。炯炯雙魂。千秋凜慄。又云。事親無
日。事君無才。從容就義。目閉心開。駟絕筆。潤生
于衣襟題云。碑以處士題。無混也。又云。看得破
識得真。飄然撒手。便長行天涯。叔侄真知己。攜
遊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三
手同歸入窆。冥又云。鞠旅陳師。誓大川。時乎不
濟。悵徒然。偃卧沙場。聲一嘯。鞭馭青龍。問上天。
又云。世受國恩。亡無以救。叔忠侄烈。無分先後。
王義之。賫銀百金爲棺。仍令于公署殯之。十
六年。宋之士民。以公行事。顯有司祀于各宦。比
張巡許遠六人焉。論曰。漢高混一。名田橫封之。
田橫至。離洛陽三十里。自盡。其從亡之客。穿其
塚旁孔而殉。以余觀凌御史。殆類田橫。其侄潤
生。殆從容焉。蘇門孫鍾元曰。周武克商。而有夷

○比○擬○甚○確○

齊若天地之大。日月之照臨。而垣星之不動者。亦寓于其間。蓋撐持宇宙。運旋造化也。歐陽公作五代史。不錄韓通之忠。而王賜金以殯之。○大○旨○歸○重○國○家○最○為○得○體○國家克寬克仁。教節教忠。過于宋遠矣。

醇密而不冗雜。大類孟堅。侯仲衡

文與事並足。不朽。徐恭士

端重勁潔。力饒體正。何雍南

歸本於國家。寬仁教節。教忠處鉅筆卓識。程

千一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四

宋莊敏公傳

宋子姓以國氏。其先自微子封於宋。代有偉人。公諱憲。字伯敬。號栗菴。公之父曰覓。配斬。繼郭。繼劉。覓之父曰瑾。配劉。瑾之父曰貴。配李。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配皆贈太夫人。公幼聰穎。閑居端坐。不與羣兒伍。父早逝。事靳太夫人。備定省之儀。侍疾。藥餌七箸。必躬必親。十七補諸生。嘉靖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四年成進士。三十五年盜師尚詔陷宋。聞公賢。令人邀圍文集。傳卷之三。五。護之。三十七年殿試。授永平府司李。廉明公直。吏畏其威。民懷其德。遵化關令。公往署之。興革利害。洞悉民隱。至今歌咏不衰。四十一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值中貴呂用等。以傳奉監十二圍營。撓法。抗疏彈之。中貴歛跡。四十四年。按應天。撫循彫弊。肅清奸究。遠近帖服。勸人築圩田。以障水。江南大稔。遂爲良法。徽州太守何東序。以嚴直爲給事。趙格所劾。公亟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疆禦。爲奸鋒所中。如此不雪。

是使節士吞聲。後來無爲公家効力者也。吏部
楊公博覆公言是。下詔褒之。隆慶元年。按山西
守令來謁者。公於各郡邑事。出諸袖中。雜問之。
有守令所不知者。咸以爲神明。盜李九經擁衆
數千。以山爲窟。公平之戮其渠魁。餘衆盡許散。
爲農時。少保鄭公居鄉。謂臬司曰。君正直有餘。
忠厚似當勉之。公曰。今世所少者。豈忠厚哉。第
恐其正直未至耳。靜樂民李良甫娶妻數年。後
臥病。忽化爲女。乃陽浸衰陰浸勝之象。宜進君
遡園文集 詩
卷之三
六
子退小人。以挽回氣運。疏入。嘉納之。退朝。撫軍
驢以蒲帕。公發之。陽曲。行日不取而去。其廉而
不苟如此。四年。擢順天府丞。尋拜右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公恤民困。節財用。每秋。單騎至紫荆
倒馬二關。飭武備。步內外之防。舊例。春秋大將
帥士馬八千往戍之。費不貲。公曰。待羽檄至。師
出未遲也。缺伍杜浸漁者。歲省三萬。冗兵裁去
者。歲省十萬。司農爲之寬焉。萬曆元年。張居正
爲相。逐抑工人。公引疾歸里。杜門不與外事。種

藝花木蓄法書各書。至里人有蒙冤者。密白吏使直之。不令其人知也。有朱守勲者。以誣坐死。公潛解之。十年。居正歿。事敗。公曰。趨治駕。吾將用矣。十一年。遂以原官復巡撫保定。值歲荒。發倉廩賑之。或勸得命旨以行。公曰。比及命下。弱者羸而死。壯者且搗竿爲盜矣。脫有譴責。吾自任之。遂進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二年。轉北京戶部左侍郎。十三年。總督倉場。往時漕運者輸賄于監收者。槩不盈數。公力清之。歲得數百萬石。遡園文集傳

卷之三

七

朱堃

其運漕於京者。命改至通而止。省諸耗費。運者早歸。至今以爲式焉。十四年。擢戶部尚書。是歲燕趙齊晉梁宋大旱。江南大水。死亾載道。國用不足。或議開礦。公曰。如礦如鹽。皆天地自然之利也。然鹽召人爲之。而礦獨派於富民。且動差中使。貽累匪鮮。力格不行。或議鬻爵。公曰。周禮六官以廉爲本。若進身之始。卽以賄行。他日安無持以潔已乎。女無以淫進。而爲婦反貞者。士亦猶是也。又力格不行。疏請發內帑賑之。留漕

粟減糶以平市值。民全活者數百萬。中州開府。歸德洪永以來。行鹽原附長蘆。成化間。以山西鹽課不足。遂改隸之。民費三十餘萬。而鹽味苦。惡商人雜以鹵鹹。民買而棄之。仍潛買長蘆鹽充食。以故私鬻公行。聚衆千餘。以拒官兵。有攻城掠邑之漸。公復疏。改食長蘆。上下稱便。私鬻解散。山左河南以寧。歸德衛洪永以來。原隨京操。倣古遣戍。往來習勞之意。成化間。以徐泗二衛逃亡。令代漕運七十二船。百年苦之。公又疏。遊園文集傳卷之三 八

日不然。朝廷錢穀。寧可畜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

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運可改折者。公曰。太倉之穀。寧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指陳。卽曰。此套例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相國于公慎行。常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公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九

宋鑑

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公歿之後。三十年。凡奏疏一切畱中。弊政百端。無事不壞。人咸思公之早鑑云。十九年。以勞成疾。疏乞休者五。上遣中使賜藥問疾慰勞之。而公已逝矣。天子震悼。賜祭二壇。贈太子太保。謚莊敏。遣官護喪歸。中書舍人典葬事。蔭一子入監讀書。配朱夫人。無攸遂。在中饋。家人稱宜焉。子男二。長曰治。以任子爲刑部員外郎。次曰沢。任子未仕。孫男五。治出者。枓。柵。杓。枳。沢出者。杭。公性不置妾。

御宦遊二十年。止鷲老僕數人。不以眷屬隨。幼失恃。兄嫂撫之。事其兄醫士公照。惟謹。公喪歸日。士農商賈。相迎於道二千里。皆焚香楮而哭之。成語曰。南出海瑞。北出宋纁云。公貴顯三十年。族人無產踰千畝者。正身率族雍雍如也。所著有四禮初稿。合古禮通變之簡。而可法。商邱縣志稱信史焉。公歿之後三十年。海內忽構三報祠。一爲宋包公拯。一爲明海公瑞。一爲公三代。直道不泯於人心也。後五十年。從孫少保公。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十

宋堯六

能繼其志。居鄉立廟。生誦死哀。大約相彷彿云。賈開宗曰。余讀漢諸葛亮遺子之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娶黃氏。死之日。止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又讀司馬光傳。以修心治國之要六言。獲事三朝。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公之行誼。父老傳聞。國乘徧載。所由殆與諸葛亮司馬光爭烈矣。

爲名大臣作傳事實原多鋪張甚易但難如

此法度謹嚴復能以踈達行之耳 吳伯其

段落清楚體制端潔 何雍南

迦園文集

傳

卷之三

十一



與齊前卷體制端潔

何雍南

此法度謹嚴復能以踈達行之耳

吳伯其

先慈傳

賈開宗曰。關雎之風遠矣。勞苦節。奮以貽其後。雖學士大夫難之。况閭閻乎。當是時。吾母李氏。值凶荒之餘。賦重而口繁。躬爲操作。以給衣食。窮苦困厄久矣。而無怠志。卒相先君子。以能有家。垂裕於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悲也。於是歿之四十年後。而傳焉。傳曰。吾母李氏。宋人。父諱某。積學未達。無子。以吾母爲嫻女。誠而選所適。得先君子。曰。此可以歸吾女矣。十七於歸。生三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十三

子。仲早卒。太君以義方教余兩子。伯子未弱冠。已能補博士弟子。開宗尚幼。而太君四十有五。以痰疾終。時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廿五日也。兩子合塋於祖塋之側。於是後。兵火。樵蕪。松秋。歸時。

開宗曰。宋自神宗癸卯。洪水橫溢。吾母率僕賤。捕鮮以供饗殮。尋大疫。僵尸數萬。弘濟艱虞。曼瘁成疾。甫脫厄身。殞矣。嗚呼。迄今子姓。嘻衍。追述。燉德。能無緬泣乎。

入子傳父母但尚樸茂無取煩縟此文得之
何雍南

迦園文集傳

卷之三

十三

先慈



張孺人傳

張孺人。余鄉曲河汭人也。壬午春。流寇陷宋邑。其子負之避曹南。季秋復徙避金陵。遂卒。權厝於雨花臺破山之側。其從子南徙也。族屬止之曰。者暮千里。不便長驅。或曰。恐不能歸葬也。孺人聞之曰。生宜死順。天下一也。亂離之季。有子四方。何以邱園為。且無彼遂。在中饋。婦之職也。登帆長往。畧無難色。其明達如此。世之言曰。婦人之見。不出鄉曲。嗚呼。孺人鄉曲之人也。或曰。遊園文集傳卷之三十四

遊園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孺人非鄉曲之人也。余曰。知難而退。見可而進。

孺人其知道者與。然則孺人非獨異於鄉曲之人也。

人也。

人只就孺人南徙一事立傳。手法高貴。吳伯其

數行耳。波折無限。程千一

然雨其臺。如山之側。其於南徙一事。其子負之。避曹南。季秋復徙避金陵。遂卒。權厝

其子負之。避曹南。季秋復徙避金陵。遂卒。權厝

其子負之。避曹南。季秋復徙避金陵。遂卒。權厝

遊園文集

胡林玉傳

胡林玉，名琳，宋人。少讀書，崇禎間流寇起，晉及秦八年遂遍中州。於是中州士子多以韜鈴相尚。林玉遂就武闈中式，官雲中。秩滿旋里，值寇破宋，避於曹南。順治二年，自曹南歸，結茅於宋西郊三十里古蠡臺之下，躬耕自食。七年移居郡城，杜門終日，寡交遊，慎言笑。郡諸輦上貴人罕見其面，讀書之暇，就畫苑有摩詰雲林之致。先是，郡人有劉藻者，高隱不仕，工詩畫，一時傳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五

其遺墨奉爲拱壁。林玉相伯仲焉。復善製器，凡瓶、竹、几、杖諸具，一出其手，光潔精細，絕倫軼羣。

世所稱白門蒲仲謙之竹，吳門胡星嶽之犀，莫

能踰也。

可貴在此

然不多作，丙申夏，忽手製竹杖，貽余曰：

好文致

六十杖於鄉禮也。君六十有二矣，余再拜受之。

賈靜子曰：東陵之侯，種瓜青門；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林玉方之。獨行耶？逸民耶？藝苑耶？吾無以名矣。

古韻粲然

何雍南

疎秀清貴小品之絕佳者 程千一

遯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一六



疏秀清貴小品之絕佳者

喬國材國拭合傳

喬國材字仲木。宋人也。父巖。萬曆初爲御史。張相國居正父死。不奔喪。巖以爲非。昌言訟於朝。居正怒。謫歸。直聲震天下。當是時。材年少。而賢能。世其業。顧不肯見異於人。醇默類長者。稍思以發舒其意。則飲醇酒。國拭亦宋人材弟也。幼能文。兄弟相友善。父卒。不折產。會神熹間。朝廷治安。天下無事。海內才傑之士。非資叙無以特達進者。然亦閭俗饒樂。山榛隰苓。咸相與自適。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七

材。兄。弟。意。泊。如。也。性。解。書。兼。精。音。律。聞。海。南。產。孔。雀。善。舞。材。多。方。致。之。畜。於。圃。孔。雀。愛。其。采。甚。不。能。數。數。見。也。拭。醉。而。吹。笙。竽。伐。鼓。鐘。以。侑。之。

其致情蒙

孔。雀。則。伸。頸。舒。翼。以。爲。常。材。曰。孔。雀。固。與。人。爲。忤。其。不。輕。以。狗。也。有。如。此。矣。居。久。之。材。舉。於。鄉。非。其。好。也。縱。酒。如。昔。時。拭。體。素。癯。值。秦。寇。數。掠。中。原。拭。登。戍。望。見。之。憤。鬱。一。夕。大。醉。卒。材。亦。以。縱。飲。而。痞。願。其。弟。已。死。獨。居。無。聊。時。時。從。諸。酒。徒。角。鬪。歲。餘。亦。卒。論。曰。材。與。拭。生。時。余。皆。與。遊。

其人類有道者。方海內太平。材。拭。無。求。於。世。而
飲酒爲樂。頃之。搆亂。發憤。縱飲。死。嗚呼。二子。操
素尚矣。遭時不幸。顧得全於酒之不易也。悲夫。
忽分忽合。其變換處。却絲絲入叩。何雍南

寫照欲生。是何等手。○前後以飲酒作波瀾
以得全於酒之不易作結法。老而致勝。程子

一

賈超宗傳

賈開先爲博士。弟子四十餘年矣。風雪寒燠。未
常一輟卷也。餼於學。副於選。開先字超宗。宋人
娶於王。閉戶教子。諸及門者皆名士。與人諾諾
欲如也。范召曰。超宗慙於學者也。或者曰。宋之
文學衆矣。三吳張溥。陳子龍。所震者若而人。何
以獨稱也。范召曰。壬午之春。寇破宋河干。戒嚴。
超宗以小艇潛度南曹。面目虺鹵。手足擁頹。頭
繫一囊。疑獲寇所遺珍異也。詰之。乃手錄文數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五
册。因諷以兵火流離。尚安用此。而痛不能割。旣
以勞瘁卒。茲非具好學之慙。與惜乎超宗之未
遇也。今有人甫下帷。卽獵金紫。公卿台輔。子孫
堂構無疆。其視貧賤困扼齋志以沒者。何如也。
語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吾不悲超宗之不遇
也。而悲夫世遇者之倖也。

若淡淡不相關。實愴惘無限細玩之自見。
徐

恭士

取致遠以曲 程千一

劉孺人傳

劉孺人宋人也。幼適宋渥。渥弱冠以支名入庠。二十九歲以疾卒。無子。孺人欲以死殉。姑田夫人持之曰。吾與而翁俱髦。賴而輩養。今夫雖死。有而在。而爲夫死。獨不爲翁姑生乎。孺人乃泣。獨悲。會張夫人病。丁夫人前持孺人袂謂之曰。今親老。張夫人又不能任甘旨。鷄鳴膳羞。視吾二人共濟耳。奈何欲一死困我乎。孺人泣。彌悲。乃勉進食。越兩年。少保公生。孺人曰。侄曰猶子。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三

是吾有子也。撫愛倍至。及福山公卒於官。姑田夫人。嫗張夫人相繼歿。孺人獨與丁夫人孀居。少保公方八齡。值黃河水溢。田產浸沒。徭役煩興。須索盈門。孺人與丁夫人脫釵釧衣服。鬻質以充之。不給。乃晝夜同紡績。又以其半供八十老翁饗食。凡所艱辛。禁蒼頭勿使與聞也。又以其餘供少保公延師。爲飲饌。修脯。及翁九十四歲卒。家有四喪。翁姑并張夫人併夫渥。孺人與丁夫人泣。彌悲。絡緯蕭蕭。積之三載。並墓之。殯。

殮棺槨。哀然成禮。里中同聲賢之。少保公後成
進士爲給諫。請於朝。勅二母建貞節坊。都門又
同聲賢之。歌咏其事。詩文迄千餘首。孺人撫少
保公泣曰。吾所爲以未亾人留者。爲上有翁姑。
下有猶子也。今翁姑已逝。猶子成名。吾將從汝。
叔父地下以終吾志也。遂泣成病。歲餘卒。丁夫
人聞之。泣仆地。徐曰。妣與我共困苦者三十年。
余雖冢婦。然妣長余十歲。共姜矢志。以濟艱危。
今家稍晏康。遽爾告殞。雖數有修短。然妣無兒。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三

二十一

劉棻

吾母子安乎。命少保次子爲齊衰三年。

賈闕宗曰。語云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每述
孺人遺事。如讀靈均賦。如誦程嬰傳。凄風苦雨。
颯然並至。令人涕泗無從云。歎哉。給卒。其夫
不茶苦艱劬之狀。寫得鬱勃如見。何雍南贊
潔淨不冗。作通篇以泣字取致。程千一

同聲賢之。歌咏其事。詩文迄千餘首。孺人撫少

保公泣曰。吾所爲以未亾人留者。爲上有翁姑。

下有猶子也。今翁姑已逝。猶子成名。吾將從汝。

汪處士傳

余壯年北遊燕齊南歷吳越所結交天下磊落
奇人及祇行立名之士殆遍已而或卒於邱園
或沒於王事或死於兵戈或竄於四方以至緇
衣黃冠更氏易名不可勝數而說者曰獨萬壽
○出○賓禪者尚在已為僧以鈞卜自給庚寅夏余過淮
浦上其中傳有壽祺隰西草堂云壽祺閉戶吟
咏人求見不可得而獨與汪公元履善壽祺工
畫不輕示人而為元履畫山水甚多元履者新

遡園文集

傳

卷之二

三

安人也唐宋以來以世職顯遠不及傳父世清
流寓樵李業魚鹽或曰即樵李人也長而遊宋
因家焉宋破寓淮僦西湖蔬圃數畝躬自灌鋤
妻孥紡績不復與外事相關獨與壽祺言輒泣
然流涕憑弔往事長歌短咏幾千萬言客有求
元履居間而以金為壽者元履却其金反以酒
食財幣贈之於是貧無業者輒曰吾何獨不幸
無事就汪公居間乎人以此笑之元履自若未
幾壽祺死元履嘆曰淮可去矣乃返宋館於余

○又○顧○賓

○方○說○出○主

○先○說

○又○顧○賓

李孝子傳

李公諱支承字公紹童時患病疾遇異人授丹藥服之立愈始就外傅治春秋毛詩每於訓註之外別有見解發前人所未發公世父侍御公補計部公暫從兄樞部公支揚皆以高第官於朝而公耻矜門閥以清節素風高自標持日奉其父文學公榮之教與弟支捷從兄支振及一時知名士相聚爲文於西郭佛舍諸人共爭雄長趨合風氣公獨取先輩大家之文行以己意

朔園文集

傳

卷之三

言

下問毀譽得失也其時所推重者無如宋公毗而毗心伏公之所學兄事之未幾文學公以中風痿痺臥床禱公遂罷業侍左右飲食藥餌親嘗後進病少間文學公曰兒以我病廢業業則不成公對曰人所最重者行誼不恃父而徒學所學之謂何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但能吾父無恙兒願布衣終其身文學公泣下沾襟曰有兒如此吾復何憂公數年無少息常夜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文學公竟不起公哀毀骨立

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室者三年由是絕意任進
篤志養母構別墅蒔花竹與友人歌嘯飲食於
其中胤子弟以勤儉族姓有陰侵其房址雄霸
其遺沼者公坦然一笑而已人莫不稱公長者
崇禎辛巳卒年四十九病革謂其子廕謫曰善
事祖母代我爲子養不克終之恨如何可言噫
生死惟念其親公真孝子哉

朔園文集

傳

卷之三

壽

生孤僻余其歸公其年于始

事顯母凡幾歲于養不克終之恨如何可言噫

崇禎辛巳卒年四十九病革謂其子廕謫曰善

事祖母代我爲子養不克終之恨如何可言噫

其中胤子弟以勤儉族姓有陰侵其房址雄霸

其遺沼者公坦然一笑而已人莫不稱公長者

篤志養母構別墅蒔花竹與友人歌嘯飲食於

重修郡內東北火星廟碑

吾宋之中。有火祀者三。其一闕伯廟。距城三里許。所謂商邱者是也。伯封商邱爲火正。主辰星之祀。其一相土。附祀火星廟側。契之孫。封商邱。代闕伯主火祀。其一火星廟。郡城內東北。所謂大辰之墟。上應房心者也。以故天下郡邑。纍纍。宋獨有火星廟。配以闕伯相土。此他郡邑之所無也。始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沉。不相能也。遂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而實

邈園文集

神

卷之二

卷之二

沉居大夏。主參。唐入是日。其夏之先。相土能益。恢先緒。有盛德。久爲王宮之伯。出長諸侯。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赫。蓋頌之也。至成湯而王。天文熒惑爲火星。宋靖國元年。建熒惑壇於宋南郊。宋社屋而毀。獨房心之祀不輟。晉天文志曰。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爲宋之分野。其火祀蓋如此。故其民皆歲時伏臘。奔走里社。牲牲豐潔。歌舞祁報。以爲常。每春王正月。入日。以爲星君誕辰。郡西臺。與郡內廟中。士女

駢闐昔爲盛事。今郡士民更新之。謂余曰。舊城東北火星廟。其來舊矣。及城圯而北遷。然郡人所。以。睹。斯。廟。貌。之。傳。而。欲。新。焉。者。豈。非。以。其。上。應。分。宿。而。上。古。以。來。數。千。載。之。祀。典。不。可。湮。哉。禪通紀曰。祝融氏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以火。施化亦號赤帝都於鄒。莒衡山之陽。後世火官。因以爲號。至顓頊之孫爲火正。亦曰祝融。是祝融者。非宋之辰星也。然世共祀之。今吾郡辰星之祀。獨能相延益彰。蓋瓊擘玉瓚。神竈言於鄭。遡園文集

碑

卷之三

五

重修

具其大端矣。可不虔乎。若夫祭法所謂幽宗祭星。又禋祭之典。余將隨野人之後。觀厥成也。

博雅而謹嚴

何雍南

徵實處絕不傷氣

程千一

明故朝請大夫資治少尹南京國子監祭
酒侯公墓誌銘

商邱侯公卒之二十年。子方岳囑余叙銘。赴其
塋。叙曰。侯氏。故上谷人。出於晉。後適他國。以侯
爲氏。其在魏者。世居祥符。明高帝時。自祥符徙
歸德衛。萬曆中。輔臣沈鯉。沈一貫。相分。漸如宋
元。祚熙寧故事。公皇考立朝。丰采屹然。朝士翕
然宗之。天子以爲柱史。積官至太常寺卿。生五
子。長兵部尚書。而公爲次子。爲文章經緯敏妙。

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二六

閱博流麗。舉進士。歸而下帷。不窺園者三年。已
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館中課督者。又三年。授
編修。侍經筵。纂實錄。實錄有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公剖諸章。牘稟。稟董狐朝議。爲之一清。辛酉。
直起居注。充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冬。皇長
子生。賈詔楚藩。乙丑。同事禮闈。盡出軋苗之習。
得鄭友立等二十二人。自宋千年來。與歐陽修
知貢舉。並稱焉。撤闈。往謁。但以楊雄莽大夫爲
誠。方是時。內璫魏忠賢擅權。革刑部尚書王紀

爲民。君直筆書之。且摘發其奸。終危社稷。於是掛冠。忠賢目不識丁。諸侯人亦未曉有金匱石室藏書。猶托私人田爾耕。招致許枚卜。以公副公力辭。今宰相葉向高。以忠賢故乞休。遂以公朋黨而左。都御史楊漣。列忠賢二十四大惡。又以公與同官繆昌期。姚希孟。科臣魏大中。爲漣死友。又因御史智鋌媒用。遂睽論公爲東林邪黨。削籍歸。東林顧憲成書院也。海內正人師之。公歸而築園西北隅。署曰遂園。種蔣其中。是時

○筆。挺。然。
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三七

盟

始丁未仲秋。懷宗卽位。冬。誅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等。君遂自田間擢中允。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來試者數千人。自高皇帝設成均。未有人文如此之盛也。君與少司成倪元璐。較理二十一史。補闕遺。疏陳七事。嚴班期。重文行。勸實學。抑奔競。隆監體。覈廩餼。優遷轉。上嘉納之。欲倚爲大臣。顧頃之。遂遭疾。歸里。公善鐘王書。雖溽暑祁寒。未嘗廢臨摹。工於詩。以大雅自命。

所著遂園詩草。公諱恪，字若樸。皇曾祖

和贈正奉大夫正治卿皇祖。贈正議大夫資

治尹，皇考執蒲，太常寺卿。

銘曰：熹懷之中，党鋼起惟君。抗節獨几几，李范

岱華仰清士。大羣睽孤多儻詭，退藏農服緯厥

表。俎豆南雍著真軌。

選義極人不屑繁，細讀之覺有一種清剛之

氣。何雍南

遂園文集

誌銘

卷之二

三

明登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楊公次
配勅封邱太安人墓誌銘

明刑部左侍郎楊公晉菴有賢次配曰邱安人
公元配某淑人早逝及公歷諫垣以直諫忤旨
旋里安人方及笄公禮聘歸公天性貞靜事姑
以孝聞公居里三十年以道統自任紹明王陽
明先生良知之說闡幃之間相莊如賓安人嫻
於內則春秋蒸嘗必潔必飭凡四方從遊者供
饋無闕待僕婢寬以濟嚴內外肅然雖公齊家

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二十九

之教所感亦安人之性然也熹宗初召公爲少
司寇鄒南臯先生爲總憲天下方想見治平值
魏璫用事安人徐語公曰自古無闔寺專權而
君子道升者宜急求去公遂拂衣歸公歸里每
際嚴冬製絮袍數百周凍者皆安人督臧獲製
之二載公歿安人甫二十九歲欲以身殉子僉
意君方舞象族之娣姒慰曰夫亾子幼世業中
微撫孤而教之爲事甚艱豈一殉可以竟耶安
人遂勉進粥食會孟諸饑紡績輸稅延師誨僉

憲君誦讀風雨不輟。及僉憲君以任子筮仕都察院都事。歷南京戶部主事郎中。司節慎。事安人。勉以守。家訓。絲髮無浸。凡薪水交際。俸祿不足。鬻產濟之。以積滿。貤封安人。及擢山東屯田僉事。廉潔敏。彌如官秣陵時。皆安人內訓也。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宋。僉憲君奉安人避曹南。瑣尾流離。每諄諄以忠孝爲言。恪守司寇公家訓。不衰。迨亂戢。僉憲君起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湖西道。安人又申司寇之訓。令廉潔自將。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三十

如初筮仕時。尋以病請告。而安人年七十老矣。復於嚴冬。修司寇公絮袍。周凍者之事。力不給。躬爲紡績。助之。合族姻黨婚塋。愆期者。脫簪珥以充。賢聲著孟諸邑。諸生舉於直指使者。以聞。奉旨建坊旌表。順治十六年夏六月廿二日。以疾卒。距其生爲明萬曆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年七十八矣。以是年八月十六日。啟司寇公之壙而塋之。在孟諸之商均墓西北百五十步。嗚呼。安人於生而順於歿。而寧可以銘矣。

銘曰歲已亥、七月秋、值安人歸松楸、遙執紼、雲
悠悠、安人始封營邱、遷扶風、垂箕裘、繼關雎、嗣
徽猷、馬鬣封、孟諸、配司寇、永清修、

下筆有剪裁、不肯泛溢、吳伯其

但于相司寇、教僉憲、處標其大者、以立言、程

于

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三二

明三

亾妻孫氏墓誌銘

孫氏賈開宗之繼室也。從而死於宋邑。開宗於壬午夏。攜妻子避難曹南。季秋水圯。泝冬水合。流寇索津。曹南震恐。癸未春。開宗攜家南避秣陵。孫氏病在壽。謂其夫曰。冀缺鹿門。四海偕從。或以南遊。就醫而瘳。未可知。遂與以行。貧。襄旅次。撼頓失寢。食宜。病彌漸。至某邑。是時大帥左良玉以餉不充。師自襄陽下抵九江。秣陵惶囂。諸津戒嚴。遷延及月。孫氏死於戴氏西園。卽壆遡園文集。誌銘。卷之三。三。

園後數武。後五年。開宗始往移之。至則主人物。

桐而蒼涼。

故斷壁廢井。會江水溢。浸遶城垣。孫氏之墓獨

歸然存。開宗所題商邱小碣。荒榛中劃如也。始

易棺衾。歸孫氏之。於宋之賈氏墓側。壆之。孫

氏死。當崇禎十六年三月廿四日。其發而歸。在

順治四年七月初八日。其壆在五年正月十三

日。

銘曰。曾祖域。李長沙。著方格。父如林。第五人。係

華劇。歲辛酉。遊大婚。結漢陌。慕黔婁。謝釵澤。未

巖窅長子亾。有次子痛薛越。弱女三存庶者傷。
結骨許允婦。明事情慮軋。忽棠城隅櫬所瘞。波
唇窟陸水至。二千里風感發。願邀魂歸邱園。附
地脉。

古而潔入昌黎之室矣。侯朝宗

神骨蒼冷絕無塵音亦絕無繁音。何雍南

誌中不及生平一事止就前後亂離遷徙處

追維反覆一往情深。程千一

遡園文集

誌銘

卷之三

三三

邇園文集卷之四

雪苑賈開宗靜子著

睢陽吳洪伯共定

京口

何萊雍南

選

穎上劉體仁公勇

閱

男發秀啟夕輯

陽羨陳維崧其年

清學宮 其二

禮曰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以至兄弟伯叔大宗小宗本支百世皆始于此若是乎子

邇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一

弟之不可以偽為也夫天下猶一家也公孤猶

尊卑敬也

家之延師也百僚猶家之任使也百姓猶家之

耕佃也庠序之設猶家之子弟也夫庠序之子

弟與家之子弟不同家之子弟天合也在男女

有別夫婦有義庠序之子弟人合也如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漢書所謂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也

今有人宮室萬區田疇萬方倉箱萬計珠玉萬

筭僮僕萬指宗廟以祀墓隧以享父母以奉妻

孥以養皆須子弟以付之也乃問其子弟盡

蠹也。而可乎。夫蠹蠹之五官具而心思靈。雖亂
真而猶有用也。既已蠹蠹矣。而又盲。又聾。又跛。
行。文。有。一。種。奇。色。異。致。
又匱。而可乎。蠶斯之數同于周文。而冒姓之弊

等。于後唐。呂窺。羸牛。易馬。以此而曰。保世承家。

吾不知所保者何世。所承者何家也。官室之多。

田疇之饒。倉箱之煩。珠玉之盛。僮僕之衆。長物

可捐也。至於宗廟豐潔。蠹蠹者究心乎。墓隧時

修。蠹蠹者究心乎。父母甘旨。蠹蠹者究心乎。妻

孥衣食。蠹蠹者究心乎。而况於五官不具。心思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不靈者乎。而况于不肖者乎。今夫學宮之內。廣

者千次者百。日艱一丁者且半焉。非蠹蠹而何。

非蠹蠹之盲之聾之跛之匱。又不肖而何。此明

之所以亡也。烈宗時。簡衡文使者。有向銓。曹大

臣言之曰。某也。衡文之精。曰。吾家子弟無文。安

用衡文之精為也。有曰。某也。執法之公。曰。吾家

子弟亂法。安用執法之公為也。嗚呼。言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以此而為大臣。此又

明之所亾也。夫庠序者。士子進身之始也。進身

明之所亾也。夫庠序者。士子進身之始也。進身

之始。卽以賄賂爲之。而望其登賢書。列南官。不以賄賂乎。而望其立朝。不出納賄賂乎。猶處子之時。卽用賄賂以求野合。而望其爲婦。有婦道。爲母有母儀也。有是理乎。嗚呼。不去螟蟪而欲一家之治。不可得也。不清學宮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

以螟蟪喻賄賂比體精確

徐邇黃

既恢弘復堅削 何雍南

成竹在胸不論橫斜正側出之皆有萬仞之

迦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

勢程千

... 不可得也。不清學宮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

善治天下者不必取天下而一一理之也。取天
下一一而理之則能理于吾之所及而不能理
于吾之所不及。及者治矣而所不及者不幾于
不治乎。古之聖王知其然是以專于其大者而
理之。而天下可不勞而治也。今夫郊天祀祖者
以爲歲時之文也。犧牲豐潔。邊豆靜嘉。樂舞獻
酬。亦自盡吾告吾報之常耳。曾何關於天下也。
然。而人君之敬于是而乘臨之以天。臨之以祖。

邈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四

則心自不馳于聲色貨利之場矣。臨之以天。臨
之以祖。則心自不馳于宮室狗馬之途矣。臨之
以天。臨之以祖。則心自不馳于僉壬宵小之黨
矣。臨之以天。臨之以祖。則心自不馳于好大喜
功之事矣。夫然後敬聚而一民一物皆天之所
生。祖宗之所貽。不敢忽也。一草一木皆天之所
產。祖宗之所養。不敢戕也。故曰敬者德之輿也。
夫人君之尊于天下。莫與京矣。而上有天。則失
其尊。而上有祖。則又失其尊。且思天之降災降

祥則悚然懼。思祖之或佑或否。則怵然戒。常怵
常怵。則不求治而自治矣。彼古者天子畿內。冬
至圓邱。夏至方澤。季秋明堂。春有祠。夏有禴。秋
有嘗。冬有蒸。歲有禘。五年有禘。諸侯及大夫有
采地者。四時祭其祖。祭其方社。士之無田者亦
薦。豈徒然哉。所謂使天下無一人不聚于敬也。
無一人不聚于敬。而欲不長治久安也得乎。

緊束中却有寬徐之氣相引 何雍南

清空一氣如御風而行 程子一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五

隆二

御內侍

○起○極○奇○快○令○人○一○字○一○擊○節○
左氏曰沐則心伏伏則險而機詐生焉且夫五
官鬚眉負陰抱陽一全人也一沐而伏而猶虞
有詐諺曰僂僕之人心多不直夫僂僕生于天
也而人以不直目之况人有不止于伏而僂僕
者乎古者人君之宮一城九方之一也都城百
雉郭延袤四五十里矣其中九方之一則七里
之城也雖其中之后之妃之嬪之世婦之御妻
之宮人不下數千其中道途之除啟閉之司薪

迴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六

水之主庫藏之輪未有專以婦人職之者也又
况傳宣之任往來之通宮人可與外之六曹邇
乎勢不得不用宦寺矣說者謂宮闈傷天地之

平情之論

和不知壺闈之地內外之禁螽斯之原萬化之
本猶郊社之犧牲不得不用之也至于以之與
政事則亂天下之本矣史之呂強張承業此數
千年之間生也至秦之趙高漢之石顯曹節王
甫侯覽張讓輩唐之李輔國魚朝恩仇士良明
之王振劉瑾魏忠賢輩皆無不致亂者夫一代

之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何至取于奄豎乎。明太祖立碑于宮中。職不過五品。東廠之設。開告密門。司禮監執宰輔之柄。則後世亂亡之所滋矣。或以人主所借以周知臣下之利弊。寄耳目于此。夫賢士大夫。講道論德。則聰明自生。未有憑之于左右宵小之口也。卽憑之于左右宵小之口。亦必不令其主兵符。不令其主錢穀。而後可以採其風聞之言。使令其司兵符。則彼一樞臣之類耳。而品行不及樞臣也。令其司錢穀。則彼一計臣之類耳。而品行不及計臣也。且國家○末○收○歸○正○論○既設臺省以譏察利弊矣。又烏用此輩爲哉。

矯乎欲凌空而遊勝人處在筆墨之先 何雍

南

明快痛切自是不刊之議 程千一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七

御覽

大遠畧

治天下者審其可爭不可爭之勢而已矣。天下有必爭之勢。有不必爭之勢。必爭之勢。卽力之不可爭。而不得一日忘其戰守之略。不必爭之勢。卽力可爭。而不必擾其休養吾民之意。古者王畿千里爲一服。其外侯綏要荒。五服相距五千里。五千里之外。雖不可遺也。輟長馬腹。勢不可及也。漢之武帝始通南粵。定交趾及朝鮮而郡縣之。以及蜀之西南諸羗。及班定遠開西域。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八

平三十六國。然疲敝民力。所獲與所失等。及唐及宋。未常勤兵于遠也。明宣德初。棄交趾而守雲南。蓋確有見于此也。蓋遠徼之不可急者有五。其一得其地不足以富。得其民不足以強也。其一場有限之民力。填無窮之谿壑也。其一地利險阻。不能盡知。知之不能進取也。其一我兵水土之不宜也。其一南舟北馬之不適于用也。春秋自秦穆公以來。欲併六國者數百年矣。其于六國之中。貳者執之。服者舍之。疲其民。敝其

兵終日戰伐。而無裨于王者之業。闇于所不可
爭也。自范雎倡爲遠交近攻之說。而秦之王業
已成矣。其于韓魏趙燕也近也。近則地得而可
守。雖以婚姻之好。貢賦之勤。臣妾之卑。而圖之
不已。其于楚也。齊也。遠也。遠則地得而不可守。
故雖以邊疆之擾。侵奪之辱。憑陵之忿。而玉帛
通盟之勿衰。蓋魏韓趙燕者。秦之所必爭也。必
爭者不可緩也。楚與齊者。秦之所不必爭也。不
必爭者不必急也。故天下患必爭者。不能爭之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九

大遠三

而已矣。苟必爭者。爭之則勢之在我所不必爭
者。亦何所逃乎。故得其所必爭。可兼及其不必
爭。得其所不必爭。恐反失其所必爭也。

前序歷代後止就秦之得失反覆辨折行文
得詳略之法 何雍南

清明黨

朋與黨異也。朋筆力辨然以黨稱君子之罪也。契教以人

倫曰朋友有信。朋者人之所必不可無者也。尚

分別朋黨二字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語曰君子羣而不黨

則黨者人之所必不可有者也。君子而可以黨

以二獎明黨

乎。然而君子之有黨者其弊有二。則君子之中

之故

有始君子而終小人者也。始為氣節所激。皎皎

自好矣。繼而有禍患之懼。繼而有富貴之想。毀

昂移行。狼藉不恤。君子不察而誤收之。則君子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

之中有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犯天下之所不

敢犯。而中實荏靡。却天下之所不能却。而心實

貪婪。君子不察而誤收之。夫始君子而終小人

之人。所謂哥舒翰之類也。在玄宗之朝。與安祿

山爭位。被擒而自謂不識聖人。且作書招子儀

光弼也。夫外君子而內小人之人。所謂蔡京之

類也。司馬光之罷新法也。限以數月。而京為京

兆尹。以五日罷之。光因薦于朝。而大用焉。卒傾

宗室。夫始君子而終小人為君子者。何不先棄

此旨黨之難。主

之然而不能逆睹也。夫外君子而內小人為君子者。曷不早辨之。然而不能懸識也。之兩者皆

入君子之室。而操君子之戈者也。明之末。君子

東林交王安之雙

之黨而援引內臣矣。夫結交內侍而可以為君

東林交劉東平之雙

子乎。而援引武臣矣。夫借跋扈以要君。而可以

為君子乎。入吾黨者。貪淫而庇之矣。夫罔上容

奸。而可以為君子乎。非吾黨者。廉貞而攻之矣。

夫枉直昧公。而可以為君子乎。其勢必將以人

之國家殉之也。所以漢唐宋明以來。卒招黨人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一 情題

之禍。薰狐而壞社。灼蠹而焚株也。或曰。小人中

禍于君子。而目之為黨也。君子何嘗黨也。夫貪

淫而庇之。廉貞而攻之。猶曰好惡一定。不輕轉

也。乃結交內侍。援引武臣。何為乎。而尚謂非黨

乎。苟有黨。則亦小人矣。所謂彼善於此也。

疏得清。按得倒。當與永叔朋黨論參看。何雍

南

小人之黨。決無君子。君子之黨。或有小人文

中。分別極細。幾幾燃犀而照矣。程千一

聖人之治天下。得禮而寬。得刑而嚴。禮之所在。可以行于禮之所及。而不能行于禮之所不及。故刑以濟之。刑之所在。可以行于刑之所及。而不能行于刑之所不及。故禮以濟之。禮以寬之。刑以嚴之。則人爭以廉耻自勵矣。夫廉耻藏于人之幽獨。而人主一一得以取諸其懷而用之。此其道出此也。漢臣賈誼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蓋待之以禮。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二

則大臣以禮自防其身。且以倡其屬。與其屬以禮倡乎其外。其外亦以禮倡其百姓。此所謂禮以完之是也。宋臣蘇軾曰。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其驩。而天下咸服。何也。其驩者。天下之大族也。嚴一大臣勝嚴于百小臣。嚴一小臣勝嚴于億萬百姓。威行自近。則人自戢矣。此所謂刑以嚴之是也。凡人之中有君子焉。不可以刑服而可以禮服。故禮以服君子。苟君子而以刑服之。

則反有以傷天下君子之心。而裹足不至矣。凡
人之中。有小人焉。不可以禮服。而可以刑服。故
刑以服小人。苟小人而以禮服之。則反有以長
天下小人之習。而肆行無忌矣。故禮與刑因其
人而用也。明萬曆中。純用禮和顏霽色。三事不
名。以故士一入進士。則終身無刑獄之辱。不肖
者屠戮生民。無所不至也。此泥賈誼之說。而過
焉者也。崇禎中。純用刑。請室常盈。誅殺纍纍。而
當時賄賂相率。廉耻道喪。此泥蘇軾之說。而過
焉者也。故二者合之。則兩濟。離之。則兩傷也。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三

明倫

立議甚正。構局極嚴。何雍南

端栗而清峭。後幅純用禮。純用刑。議論權
衡得失。確存卓識。絕不類經生家言。程千一

重守令

重守令者重令也。重令而兼言守者，令散而守以統之。重守者，重令也。今夫人主之所托天下者，民也。民存與存，民亾與亾，令者所以牧民也。牧之者，所以養之也。所以教之也。則爲藩爲臬之設，皆所以稽察令者爲令而設也。而以之奪其權可乎？而使之責其趨承顏色可乎？三代以上，天子理畿內千里之民，天下之大不能盡理。故制爲公侯伯子男，燕飲歌詩以客禮禮之。蓋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四

古。姿。歷。歷。重諸侯也。重民也。其後秦廢封建，以令代之。是

快論

三代以上所與托天下者，諸侯也。三代以下所與托天下者，令也。漢昭宣元成間，慎選二千石，曰與我其百姓者，惟良二千石乎？以故漢之治昭宣元成爲最明之初，以令爲天下安危之本也。于是倣周燕飲歌詩之意，以進士之始蒞官者爲之。卽隆之以銓諫之選，其他外惟司理叅之內，惟評博中行叅之。而外之州及郡佐內之部署不與焉。蓋蒞官之始，則人自愛，隆之以銓

諫之選則上之爲守爲藩爲臬者見其轉盼而
居吾之上且持吾之衡鑒焉則不敢奪其權責
其趨承顏色而令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撫
字爲先催科爲後凡爲守爲藩爲臬之事可以
爲民爭之田阜民樂盜賊銷靡天下之勢蟠固
而不可動搖故當時甲之二者六卿禮接反簡
之甲之三者反隆之蓋畏其爲令之卽爲銓爲
諫也崇禎中始變舊制銓諫之選盡用部署而
爲令者十不得一焉上之爲藩爲臬者見其擢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五

重刊

用之難也則無所忌憚而憑陵之而爲令者又
自見其擢用之難也則亦仰上人之顏色而趨
承恐後遑恤民乎而又下詔值瓜期者先向計
部權糧稅之全者方送銓部焉是視令爲催科
之吏也而不責其撫字之功也則安得有令乎
夫又○呼人主所托天下者民也所托民者令也而賤
之若此則有令而無令矣無令而無民矣安得
不亡乎千金之家有亞旅焉有臧獲焉皆分任
瑣事者也有乳婦焉有傳師焉乃乳其幼子教

其切子者也。宗社之本承繼之大在焉。而反使
亞旅者臧獲者。人人得而凌之。則乳婦與傅師。
能暇盡哺育訓導之力乎。且人人得凌乳婦傅
師而併及其切子。則切子能全乎。切子不能全
則宗社之本承繼之大凶矣。尚可長有家乎。故
力復明初之所以重令者。力懲明末之所以賤
令者。則幾幾乎三代之盛矣。

反覆廻翔以竟其意淋漓剴切以達其辭心
手之間絕無格格不相入之處

程子一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六

重壽三

正百姓

今夫居崇高之上者。尊與天侔。富盡地利。天下之衆無不奔走奉頽之恐。後卜世卜年。運曆無疆。其必然也。然其下有所以承而載之者。其承而載之者安。則為所承而載之者。自不得危。其承而載之者長。則為所承而載之者。自不得促。夫所謂承而載之者。百姓是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晉者漢唐宋之末。有百姓也。以暴虐之。聚斂之。而國亾也。明之末。無百姓也。未嘗

遡圖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七

暴虐之聚斂之。而國亦亾也。夫從來未有有天下而無百姓也。有之。自明始。人之為士者。謂之士農工商。謂之百姓。天地之間。為士者十不得

快論

又提起

一焉。其他皆農皆工皆商也。而以為明之末。無百姓可乎。夫所謂無百姓者。非無百姓也。有之。而或以村牧濫廝於士焉。或為胥吏焉。或為材官健兒焉。或為有力之僕役焉。其廝于士也。士

又一類

而非百姓也。其為胥吏也。吏而非百姓也。其為材官健兒也。兵而非百姓也。其為有力之僕役

數長既盡明

季無百姓之弊

而非百姓也。其為胥吏也。吏而非百姓也。其為材官健兒也。兵而非百姓也。其為有力之僕役

也。僕役而非百姓也。夫百姓自逃其百姓而竄入於四者之中。何也。古之百姓。務本者有田。有廬。務末者。或旅或屨。或工。一旦有抑。則可以直

又說出言由

達于天子。明則君闢萬里矣。下則朋黨相結。權勢相凌。奪其田廬。而立置之斃焉。奪其旅與屨之資。而立置之斃焉。奪其工為吾用之。稍稽而

立置之斃焉。無所控陳。安得不逃。百姓而匿于四者之中乎。所以江之南。百姓猶間有之。江北

諸省。則全無之也。夫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此百

收。上。基。勁。

又。拓。一。按。結。上。生。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八

五百二

姓也。而無之。將何以一日托於上乎。今夫岑樓

喻。文。勢。有。餘。

接上說

之高幾百仞也。簷宇之重。棟梁之重。不知其幾

億萬鈞也。問其下之立基者。乃深坎之中。盛以

腐草糞壤。而上浮以土焉。風和日暖。猶或冥然

一旦飄風霖雨。有不立傾乎。故治天下者。在立

此。下。畫

破明之弊。而後百姓可得也。一曰。定士之額。曳

策。確。不。可。移。

白者。不得附而又附。為青為社也。二曰。定吏之

額。猾貪者。不得副而又副。為正為側也。三曰。定

兵之額。奸宄者。不得副而又副。為二為三也。四

曰定僕役之額。隨品職爲多寡。有力者不得十而百。百而千也。夫如是。則柄操於上。弊清於下。而運曆無疆矣。

樹議翊極亦確極。行文氣力完厚直欲破紙而出。
何雍南

縱橫慷慨此爲開拓心胸推倒豪傑之文。
程
千一

迴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十九

五百三

止倖宥

直入

恤刑非減刑也。恤刑者，恤其誤入也。恤其誤出也。痛切言之之令聞者快謔誤入則生者含冤于獄中，誤出則死者含冤于地下，皆傷天地之和而召水旱之災。若止恤

其誤入而不恤其誤出，則非古人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之意矣。入筆陡甚是故天下有不殺之仁，有殺之

之仁，有殺之之仁，有不殺之之仁，一民一

物一胎一卵一草一木之必軫者，不殺之仁也。

殺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殺之之仁也。誅及無辜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二十

者，殺之之不仁也。縱惡而人輕犯法者，不殺之

之不仁也。引二段擒宋臣朱熹曰：先王義刑，義殺，雖或傷

民之肌膚，殘民之驅命，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

有常之性也。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

是殺人者不死，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

反忍于銜冤抱痛之良民也。苟採陳群之議，一

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

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楊時曰

周當紂炮烙之刑之後，蓋痛懲矣，不聞其廢肉

刑也。豈武王周公皆恐人哉。漢文帝不務教養

如論解顧

其民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由此言之。肉刑者。刻人之額。刈人之鼻。別人之足。絕人之嗣。而使無自新之路。亦甚慘矣。而有宋大儒皆以爲不可廢。豈無所見與。蓋古者制刑有正。有比。五

以下復五刑

刑之正者。貪吏則墨之。讒邪混淆善惡。是非則劓之。今使貪吏則讒邪。而刻于額。刈于鼻。外無以對鄉黨。內無以對妻孥。人有不慚自戒謹者乎。古者盜賊則刑之。今有盜賊。刑而不赦。則步履

迦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二十一

崔

惟艱。能復爲盜乎。古者淫于五倫者。則宮之。今使淫于倫者。盡宮之。豈能再淫乎。其他罪之輕者。不可概用此也。蓋後世有輕于三代之典。有重于三代之典。輕于三代之典。罷肉刑是也。重于三代之典。如貪。如讒邪。如盜賊。如淫于倫者。而置之大辟是也。則何如參用五刑以示輕乎。至于大赦。則赦夫罪之一定者也。罪一定矣。而赦之。則是反忍于銜冤抱痛之良民也。蘇軾曰。赦非爲郊天也。天討有罪。郊天顧可赦乎。赦之一道。

起于唐之末。五代爲之。以數篡弑而收天下之人心也。故參用五刑而禁夫赦則治幾三代矣。一○語○結○通○篇○之○意○筆姿猛捷如高隼搏風。何雍南。

禁赦而參用五刑。廼懲奸導善之良法。仁人之言。非申韓之學也。程千一

遯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二十二

崋三



文言采申韓之學也
禁赦而參用五刑
廼懲奸導善之良法
仁人之言非申韓之學也
程千一

申久任

任有宜久者有不宜久者宜久而不可使之不久使之不久則無以展布其畧而政事有扞格之患不宜久而不可槩使之久槩使之久則反以鬱滯其志而人才有壅闕之虞故惟因其任因其人而定之所以治也夫所謂宜久而不可使之不久者內之宰相六卿外之撫之藩之臬之郡之邑之諸長是也不宜久而不可使之久者內之六卿之佐外之藩之臬之郡之邑之諸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二十三

貳是也蓋諸長者得以專其權而行其志愈久則愈大伸其道習周其隱精其利弊別其賢否諸貳則不得以專其權而行其志不得以大伸其道習周其隱而正未必宜精其利弊而正未必從別其賢否而正未必用動有掣阻留之無益也昔者三代以上有久任而無遷移故唐虞之時禹司水土皋司刑稷司播種契司教伯夷司禮夔司樂益司虞垂司工龍司納言以及十二牧皆畢世不遷至夏之相益商之相阿衡萊

朱周之周召分陝。外而諸侯世繼。不聞屢遷也。

至于管仲于齊。公孫僑于鄭。亦至畢世。秦廢封

建。始有遷移之典。然漢之蕭曹。唐之房杜。亦畢

世也。至宋而遷移紛紛。常有一人一歲而六卿

遍歷者。是一人而兼禹皋九官之長也。有是理

哉。明萬曆中。未常明仲久任之說。而陰用之。常

有數十年不遷者。以故海內宴息。干戈寂然。至

于監臨御史。亦有六載者。其他可知也。崇禎中

亂之更有調繁簡之說。巧宦之媒賄賂之窟。政

逆。圖文集策畧卷之四二五庚辰二

不理。民不义不可問矣。今有人焉。于其家也。宮

室之堅。與不堅。墻宇之葺與不葺。子孫之誨與

不誨。儲蓄之廣與不廣。僕隸之擇與不擇。孰為

耗蠹之端。孰為根本之計。皆豫審而極圖之。於

其旅次也。則不計矣。夫使天下內外之正者。不

以家視官。而以旅次視官。可幾于治乎哉。

每言一事必洞悉其事之利弊得失。使閱者

曉然稱快。而後止。信為卓識通才。何雍奇

用。人。之。道。各。與。實。而。已。矣。是。故。內。則。師。保。以。寵。之。諸。卿。以。隆。之。郎。署。以。任。之。外。則。爲。督。爲。撫。爲。監。以。重。之。爲。藩。爲。臬。爲。守。爲。令。爲。丞。爲。佐。以。倚。之。所。以。爲。實。也。貢。及。春。秋。二。試。務。益。巖。谷。之。士。所。以。爲。名。也。故。聖。王。有。以。實。事。經。理。天。下。者。實。之。所。在。天。下。無。不。修。舉。之。治。而。百。姓。以。泰。以。安。聖。王。有。以。空。名。奔。走。天。下。者。名。之。所。在。則。天。下。無。不。網。羅。之。材。而。人。心。以。戢。以。定。昔。者。唐。之。時。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五

野無遺賢矣。虞之時四門闢矣。至其所建官。京師則惟百焉。其他五等諸侯。大者三卿三大夫。三士。次則卿殺於二焉。又次則卿殺於一焉。貢則額俊矣。商則敷求矣。至其建官。視唐虞則惟倍焉。不踰二百也。周則司馬辨官論材。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論者未必官。官者未必爵。爵者未必祿也。幽雅曰。蒸我髦士。蒸者進也。進而未於用也。是以文王之詩曰。肅肅兔置。祿之丁。

趙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肅肅兔置。施于中塗。趙武夫公侯好仇。又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夫干城好仇腹心。世所謂干人之英。萬人之傑也。而使之日日營兔置。則無官無爵無位無祿可知矣。疏曰。世之亂也。賢人在下。以賢人之少也。世之治也。賢人亦在下。以賢人之多也。蓋聖人之所治天下者。實也。而其所以網羅天下之人材者。名也。如必一材而與之一官。則天下之人材無窮。而朝廷之官之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

賡

事之祿有限。安得此億萬官而與之任乎。安得此億萬事而與之理乎。安得此億萬祿而與之食乎。况人之貪廉不同。而百姓之田之所入。又有限。其勢必將竭其百姓之入。不足以給之。將有士而無民矣。可乎哉。明萬曆中。六卿每署不踰十人。諸署寥寥。但擇一二廉能大臣。爲久任焉。有任十載不遷者。有二十載不遷者。有以一人而兼攝二曹者。巡方有六載一易者。以故政簡而民安。五十年不知有兵。崇禎中。設官疊疊。

更易遷除祿費不貲而民力竭矣。所謂十羊九
牧也。宋臣蘇軾曰：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
之至狹。蓋取之不寬，則天下僦儻非常之材，無
以自拔於庸俗。則憤憤則足以生亂。春秋曰：惟
楚有材，惟晉用之。惟是予之以名，而徐予以實。
予之以名而不盡，予以實既已，鄉貢矣。已異於
士也。既已計借矣，已異於鄉貢也。既已進士矣，
又異於計借也。捐其徭役，隆其體儀，已足收天
下僦儻非常之材矣。而何必盡用之以病國而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七 廣覽三

匱民耶。今夫龍之爲物，神物也。

突兀

雲行雨施，天下

所賴焉。名山大海，爲龍者不知其幾億萬也。而

又一歲萬木之中，腐材之內，屋室器用之間，乘

雷雨升騰者，不可勝紀。如必盡用之，雲行雨施。

則無日不雷，不雨矣。且大水浸天，而無日無民

矣。夫士非必人人爲龍德也。

用筆亦矯如游龍

卽人人爲龍德也。

龍德而用之不愼，且大水浸天，無日無民矣。况

其下焉者乎。

堅凝矣。亦復奔宕。是子瞻一派。何雍南。

姿致清折而奇氣橫溢于其間

程千一

迦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六

卷四

真氣逼人

聖王之經天下也。治其所必治而不治其所不

必治。治其所易治而不治其所難治。治其所可

治而不治其所必不可治。所必治所易治所可

治者漕也。國之命脉之所在也。所不必治所難

治所必不可治者河也。國之命脉所不在也。方

今天下所急者莫如漕。漕者水資於汶而與河

一段明汶為漕之要

無與也。明永樂建都北平。令尚書宋禮修元之

會通河。山北平至江五千里。以南旺湖為汶水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二五

之分。六分北流。挾漳衛諸水以達天津。四分南

流。挾泗沂濟及百八十泉之水以達徐。夫一水

無南北分流之理。分之自汶始。若夫河無與于

泉。或

漕也。而天下言漕者。方以河為漕之第一務。不

亦惑乎。獨徐至天妃間五百四十里。黃河在焉。

故不得已而用之。其後萬曆中開泇河。天啟中

開洛馬河。汶不由徐而由直口。自直口至天妃

間。但用黃河一百八十里。如夏開石崇湖。二十

開石崇湖全不用河

里。則全不用黃河矣。而天下言漕者。方以河為

漕之第一務不亦惑乎明之策漕者曰黃河者漕之大害也漕欲狹河則寬漕欲淺河則深漕欲平河則險漕欲通河則淤漕欲定河則徙况漕有成績濬疏不踰數丈河之潰決動經千里漕者人之所成河者天之所司天下有以人而因天者矣未有以人而與天角者也或曰石崇湖未開直口至天妃關一百八十里河聽北徙此處能飛輓乎夫汶既南挾泗沂濟及百八十泉之水以入于直口矣即使無河而汶有不自遡圖文集
兼畧
卷之四
三十
通漕

達於海乎汶可以順而下則舟亦可以逆而上順而下矣故專修漕而置河于不理所謂治其所必治而不治其不必治也所謂治其所易治而不治其所難治也所謂治其所可治而不治其所必不可治也

治漕不必治河此議誰能道亦誰敢道膽識

俱絕○當與慎治河篇參看
何雍南

河漕原委言之歷歷如數家珍非胸中有真

經濟不能道隻字
程千一

天下之事。有力之所及。有力之所不及。力之所及。則銳以爭天下之先。而不可重發。以釀變力之所不及。則緩以持天下之後。而不可輕爲以喪功。昔者孫皓之在江南也。荒暴淫虐。晉人以爲不及時而伐之。皓死。吳人更立賢者。則江南不可圖也。所謂銳以爭天下之先也。宋太祖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賄契丹。朕欲俟斯庫滿。遣使謀彼。倘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敵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謀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所謂緩以持天下之後也。當魏大敗于赤壁也。蜀與吳捐小利之貪。併捐小忿之爭。而併力于中原。則破竹之勢成矣。乃以荊州之故。而借之。索之。又奪之分之。魏得以休養其力。而補葺于後。所以魏復強也。此當銳以爭天下之先。而後

之者也。秦符堅之伐晉也。王猛曰。晉有謝安。且
歲星臨之。不可伐也。而竟伐之。卒致風霍皆敵。
而堅以此亾。此當緩以持天下之後。而先之者。
也。故爲國者。審于國勢。宜先而先之。則晉可法。
矣。宜後而後之。則宋可法矣。不宜後而後之。則
蜀吳可戒矣。不宜先而先之。則秦可戒矣。

未落筆時先具成局方得此等章法。豈字字
句句爲之哉。何雍南

一起一束中分四大段前二段正應後二段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十一

傲齋

反應收處總束通篇極開闔呼應之法而又
又有大氣籠罩之不見其分段之板。程于

慎治河

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一。句。擒。或曰河之徙也。漂沒者

數百萬家。衝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爲之。通塞卽多方理之。猶虞不勝。而以爲不治治之可乎。曰

河源自崑崙。北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諸水。但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

足。以逆之。江南諸水治矣。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能自達于海。卽及海矣。朝潮

而逆回數十里焉。夕甫及海。而汐潮又至。又逆迎圓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三

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也。遂於朔方之東。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又于太原而鑿龍門

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中阻。遂折而東。而攜江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能逆也。書所謂同

爲逆河入于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竭金錢。而行所無事也。所謂治水以水治之。不以土治之

者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文。而無壅阻之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以區區數丈之

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鳳泗陵寢

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之邑

設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為陵寢也非

為漕也且漕無關于河也漕之通塞無關于河

之通塞也使漕之通塞關于河之通塞則數年

北徙漕何以如故乎引喻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

百苦於衣食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

妓之無具也則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

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

取以為衣食因取以為費用因取以為飲博耽

迦圖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十四

慎澄三

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

者自上及下數萬人以入口之家計之則數十

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於是富于是貴于

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梟

之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各邑也出于各邑之

令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即如治之則可直以

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為之足矣又何必

紛紛以員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

明始河不得已

三十年河決荆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

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束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五

慎三

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衛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不與河爭者。不與天爭也。而况無故與河與天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洋洋浩浩百折而不窮是何等氣勢

程千一

審保甲

論保甲。從此起萬里星源。

唐虞之時。官天下而家一國。堯禪舜。舜禪禹。至于諸侯。則封建世守之。三代之時。家天下而併家一國。天子諸侯俱世守之。秦變其法。家天下而官一國。罷封建。置令丞。今之百里。即大國之諸侯也。今之七十里五十里。即次國小國之諸侯也。上而郡守而臬而藩。即方伯連帥之制也。又上而撫。即周召分陝之制也。呼吸相通。臂指相連。無質誼所謂壘廬之虞。即諸侯世守者未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十六

必賢窮而變。變而通。秦法之善者也。至于井田之制。其地屬之君矣。而盡以與民屬之民矣。而

起保甲

盡以在君。君民皆得而有之。皆不得而私之。萬

世之利也。秦變而盡屬之民。遂有富貧相懸者

矣。秦法之不善者也。井田廢。則保甲之法出矣。

此。落。甚。捷。

今既行秦任土地之道。可廢保甲乎。然而保甲

之法。行之有道。師其意而不必師其事。用其名

而不必用其實。尊其半而不必尊其全。下令于

民。為什伍相結。不告姦者罪。告姦者賞。是也。如

是則民相與鈞察而不敢爲盜。所謂師其意也。所謂用其名也。所謂尊其半也。民有淑者焉。有慝者焉。不分淑慝。而槩以連坐。可乎。非罪人不孥之意矣。所謂不必師其事也。所謂不必用其實也。所謂不必尊其全也。且連坐之法。卽秦亦未行也。秦有大逆誅及三族。如李斯。趙高。未聞其誅及隣里也。夫以秦所未行之法。而後人可。以行乎。故曰。意也。名也。半也。

文如劍發弩。張森毅無敵。何雍南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七

書

論奇而確

三代井田之制其田公之天地而君與民不與焉。以為在君而君未常私一畝也。盡散以與民以為在民而民不得以一畝私授受也。三十授田六十歸于君。君與民俱不得有而還之天地。此大公無我之盛也。一殷縱百商鞅開阡陌任土授民而井田廢矣。阡陌溝洫開自大禹千餘年至周而成。夏之五十畝即商之七十畝。商之七十畝即周之百畝。特更其度之尺耳。非田有廣狹也。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八

田有廣狹則百畝方可養八口之家。一殷又縱夏商之五十七十將半為餓殍矣。有是理乎。然而井田既行不可廢也。井田既廢必不可復也。若使復之。

則阡陌溝洫開創之民力竭矣。况于奪富人之田而滋弊乎。井田必不可行也。猶書契之不可為結繩也。故一代有一代之治。當因也。猶漢初定

天下承秦嚴厲之後示以岩夷簡易文帝繼之

與民休息賈誼少年進指大于股股大于腰之

說又進以三表五餌之說制作紛紛文帝黜而

不用。至景帝行之。七國稱戈。武帝行之。川血山

骸。皆誼之貽也。以、下、擒。今天下田畝有沃者。有棘者。有

計畝之多寡。而爲高下者。有不計畝而計糧之

石者。此蓋地方有肥磽。人民有多寡。因而制之

也。且一方而有軍者。民者。別邑之寄者。種種不

一也。明洪武修一統志。其後嘉靖中。復重理之。

冊籍。劃然矣。但按其籍而仍之。其滿而侵之者。

偶一稽之可也。而欲盡量而稽之。則可已矣。且

夫量而稽之。胥吏之奸。不可勝詰也。如以畝之

週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三九

箇

五百四十爲一里。則此畝之五百四十者。果一

家之田乎。數家之田乎。分屬不平。縱縮滋弊。不

可一端盡也。今之建宮室者。乘其敝而新之。未

有乘其整而新之也。乘其敝而新之。則合乎情。

順乎物。而上下相安。苟乘其整而新之。不幾于

愈擾而愈病乎。黃老清淨無爲之訓。漢之西京。

東京。用以大治。夫清淨無爲。非儒者之正道也。

而有合于儒者行簡之道也。夫合于行簡者可。絕。快。之。筆。

以治。而况于真能行簡者乎。

有開有闢有緊有緩用筆之利大類髯蘓
雍南

有通達古今之識而能暢言之去期期艾艾
者奚啻萬里 程千一

迦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四

信



春奚啻萬里

程千一

有通達古今之識而能暢言之去期期艾艾

雍南

有開有闢有緊有緩用筆之利大類髯蘓

行紙鈔

天下利權有操之自下者有操之自上者操之

當自。主。

自下者緩急上所不得自主也操之自上者或

萬或億或百萬或千萬惟吾之所欲爲緩急可

以自主也語曰魚不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今夫持國計者舍其所得自主者而日皇

皇于所不得自主者不亦誤乎今夫利權在上

所得自主者有天地之利焉有人君之利焉天

地之利取之猶少有費而其利有限人君之利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望

則不取而全無所費而其利無窮夫使全不費

而坐獲百萬千萬之用則上不搜于國下不斂

于民水旱不爲災軍興不爲困平居府庫可以

爲儲有事猝辨可以爲應春秋之管晏漢之桑

文勢軒翥

孔唐之劉晏朱之趙開其術未有若是之便也

夫所謂利權操之自下而不得自主者何也百

姓之財是也百姓之財正供有常額矣然有常

額則有常用而歲有凶荒之不同卽竭膏代髓

能充額乎而况又有意外之用乎夫所謂利權

自上而爲天地之利者何也鐵也鹽也鐵也者
此上反覆有形利弊大者勢已盡此下乃歷言一
有市銅市炭之費鹽也者有設官設吏之費所
數代得失與行鈔之法
謂少有費而其利有限者也夫所謂利權自上

至此方出

而爲人君之利者鈔也鈔也者以天下文闢試
牘之敗紙爲之而瞬息可以百萬千萬試牘之
敗紙者無用之物也而以之爲有用則一試牘
而可得數鈔一鈔一金是一試牘數金也從古
應前所費
漢唐皆不知此術所以時而坐窘宋元因商人
券會之法而制之爲鈔亦行而未竟其用至于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五

錢

明初兵火焚燬物力彫敝田壤荒蕪金錢之用
上下匱乏遂專令行鈔江南積鈔數百庫秦淮
之街。至今以鈔庫名。鈔庫者。天下納稅。金三鈔
七。故所納之多也。潯墅。蕪湖。九江。揚州。淮安。河
西。臨清。北新。西新。皆曰鈔關。商人不納鈔者不
得過焉。不索其金也。萬曆初猶行之。凡此汲汲
應前利無窮
乎其重之也。明所以二百年而無國用不足之
憂也。其後司稅者。司關者。以無餘羨置之。而鈔
不行矣。啟禎以來。所以不足也。夫鈔之不行者。

不○行○于○上○非○不○行○于○下○也○上○頒○之○司○稅○者○却○而

不○納○之○則○不○行○矣○上○頒○之○司○關○者○却○而○不○納○之

則○不○行○矣○試○申○一○令○曰○司○稅○者○解○鈔○者○七○解○金

者○三○多○一○金○者○革○除○民○非○鈔○則○無○以○為○稅○費○則

爭○行○之○矣○司○關○者○解○鈔○者○七○解○金○者○三○多○一○金

者○革○除○商○非○鈔○則○無○以○為○關○費○則○爭○行○之○矣○然

後○以○其○金○之○三○者○為○四○裔○犒○賞○之○需○以○其○鈔○之

七○者○為○中○國○廩○錄○軍○餉○之○需○而○又○使○民○與○商○鈔

之○做○者○如○明○各○赴○省○之○布○政○司○易○之○申○需○索○之

溯○園○文○集策畧卷之四 望三 紙鈔

禁○而○又○一○鈔○一○金○畫○一○為○令○勿○織○瑣○焉○百○姓○懋

遷○有○不○足○一○金○者○各○以○金○以○錢○足○之○則○便○于○民

而○無○不○行○矣○

于金鈔相權中規畫得君民兩便經濟名篇

非桑孔心計也 何雍南

議似近迂而實可為經國之一助至行文則

全以法勝是極利初學者 程千一

天下之事。出于。一。則。治。出于。二。則。亂。出于。一。而。無。以。撓。之。則。治。出于。二。而。互。有。以。撓。之。則。亂。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蓋。言。治。法。易。而。治。人。難。也。未。有。法。先。不。可。以。治。而。專。思。治。人。也。未。有。法。不。可。以。治。而。反。可。以。亂。而。專。思。治。人。也。一。地。也。以。有。司。治。之。又。特。設。一。似。有。司。而。非。有。司。者。治。之。則。爭。地。矣。一。民。也。以。有。司。治。之。又。特。設。一。似。有。司。而。非。有。司。者。治。之。則。爭。民。矣。爭。地。爭。民。相。角。無。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四

已。而。又。以。功。令。束。之。于。上。則。各。思。報。功。各。思。逃。罪。而。相。爭。愈。不。可。已。矣。而。又。有。滑。巧。者。乘。于。其。間。一。地。而。彼。此。影。避。之。一。民。而。彼。此。竄。匿。之。其。究。兩。相。爭。者。無。地。無。民。焉。所。謂。屯。田。皆。諸。司。之。設。是。也。古。今。之。屯。田。者。有。二。其。一。軍。屯。軍。屯。者。如。諸。葛。之。出。祁。山。且。戰。且。耕。是。也。明。之。四。百。衛。也。其。一。民。屯。民。屯。者。民。之。懇。蕪。田。是。也。夫。軍。屯。者。責。之。武。臣。民。屯。者。責。之。邑。令。古。之。不。易。之。道。也。邑。令。者。牧。民。也。天。下。有。牧。民。而。不。與。屯。事。乎。

而于邑令之外。又設一臬司焉。以及諸郡佐焉。
應前爭地爭民之說

令曰。吾之地也。臬司及諸郡佐曰。吾之地也。令曰。吾之民也。臬司及諸郡佐曰。吾之民也。其地其民。朝屬之令焉。夕屬之臬司及諸郡佐焉。明朝又屬之令焉。明夕又屬之臬司及諸郡佐焉。而况正稅積負債之爲逋逃之藪。盜賊橫行。因之爲藏身之窟乎。今有富貴之室。倚之以宜家焉。黍稷酒漿。責之以經制。僕婢亞旅。責之以綱紀。而于中堂之外。又置一室焉。且授以權焉。取吾黍稷酒漿。而擾之。取吾僕婢亞旅。而紛之。則此室之宜家者。雖欲經制之。綱紀之。能乎。夫此倚之宜家者。不能宜也。則去之可也。倚之宜家者。而能宜也。此中堂之外之室。不可以已乎。

此等題弘大易而雄峭難此則兼有其勝何

雍南

流蕩而能沉着所以異于時手

程子一

翹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四十五

歸德

彌寇盜

天下有土著之盜。有流徙之盜。治土著之盜。不在勦不在撫。而在與農寬稅。農事興。稅歛寬。則土著自歸也。治流徙之盜。不在謹斥堠。嚴巡緝。而在清居之兵。居之豪民。居之兵清。則僞爲流

○總起下分疏

徙之盜銷矣。居之豪民清。則流徙無所容也。今

夫人之強盛者。氣血流行。未嘗有痰涎之疾也。

切喻

一旦遘厲而痰涎壅焉。是痰涎者。卽其人之氣

血也。今之爲盜者。豈有異人乎。卽曩者所耕耨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四六

之農也。此農者。孰不欲含嬉鼓腹。守其田畝樹

畜。有父母妻子之樂哉。無奈兵革焉。而農事廢。

饑饉焉。而農事廢。催科煩促焉。而農事廢。豪強

憑陵而農事廢。與其坐而待斃。不如聚而爲亂。

其中有所大不得已也。果爲之除其殺恤其凶。

減其稅。勸其食。并而更給以牛種之資。而孰肯

登。解。有。力。

爲亂乎。不然而勦之。而盡則窮荒而無民也。勦

之而不盡。則復亂也。勦其可恃乎。不然而撫之。

而安。則無衣無食。何以給之。撫之而不安。仍如

無撫也。撫其可恃乎。至于流徙之盜。或十或百。馳驅迅馬。飄忽千里。非土著也。何以盤旋于一方之中而不去也。非盜之盤旋也。有偽爲之者。也。偽爲之者。兵也。令其戢盜。卽爲盜焉。則服宜識也。馬宜識也。矢宜識也。卽有盜之盤旋也。以居之豪民匿之也。此居之豪者。非貧民也。非陋室也。貧民無高樓廣院之藏。無盤餐枕簟之安。無多櫪廣廐之便。何以延之。其延之者。皆富室子弟。不事詩書。鮮衣怒馬。勁弓強矢。揮金擲玉。

洞見本原

朔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聖

一

慕俠客之名。逞報復之私。而畜招此輩于家也。夫古之言富室子弟之不肖者有三焉。曰縱酒。曰樗蒲。曰狹邪。而世變愈下。且爲盜賊者。爲盜賊之逋逃主也。故凡富室子弟不士不農。鮮衣怒馬。勁弓強矢者。禁之。或重罰其積穀數百石。以待賑。有通盜者。加盜數等焉。兩者嚴。則流徙之盜自靖矣。

一。何。繁。載。然。

泉湧犀利其勢莫禦

何雍南

刀劍牛犢是一是二此文言言切學可以情

盜原矣

程千一

遼園文集

兼畧

卷之四

四六

彌望



禁胥吏

禁胥吏者禁其入也。禁其出也。其未入于公也。

額于上使不得入也。其既入于公也。嚴于下使

不得出也。天下惟邑令之胥吏可以多置。蓋繡

衣與學使者備兵使者臨蒞與夫天下達官貴

人往來交錯供應之煩。至于郡守郡司理為臬

為藩為中丞皆可額也。多一役者著為禁。所謂

額之于上也。乃邑之吏而出于司理出于守。出

于臬出于藩出于繡衣出于中丞。此奸之尤者。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兕

不可不嚴之于下也。既借令之威福以積巨萬

矣。令遷而移之司理與守。既借司理與守之威

福以積巨萬矣。司理與守遷而移之于臬于藩

既借臬與藩之威福以積巨萬矣。臬與藩遷而

移之於繡衣與中丞。所謂毛氏之三窟也。今申

一禁曰。初入何署。則終其身遷者必誅。則人既

無所遁避。有所顧忌。且已富者懼而思保。可以

一段開功名之門

少戢矣。然又須復古之制以激勸之也。古之胥

吏。可以重用。周官庶人在官。儕于下士。漢之蕭

何曹參皆爲開國之佐。明亦有三途並用之。規至明末而賤隸畜之矣。夫人性亦何常之有。待以賢者。彼將以賢者自爲也。待以不肖。彼將以不肖自爲也。而明之以不肖待胥吏者。二百年矣。彼又安肯以賢者自勵哉。以下又甲。濫入一及夫役及佐。及典及驛及檢及倉使及官師之役。以至上面爲司理爲郡爲藩。爲臬爲繡衣。爲中丞之役。正者近數千焉。天下千邑。是數百萬也。而又各于正之外。有副焉。有再副焉。有特設

遡園文集

朱畧

卷之四

五

禁卷三

焉。有增益焉。不下千萬人也。此千萬人者。如虎

有冠。如豹有翼。其濫捐徭役。流毒百姓。寧有窮

乎。故胥吏之弊。在邑者可問。司理以上不可問

矣。至于臬藩以上者。有司皆禮貌之。而敢約束

乎。所以江南有一胥吏。而相更數千金者。亦可

異也。語云。使詐使貪。古人有使詐者。謂不詐可

使也。無不詐者。而不得已使詐也。卽有不詐者

不足于用。而間用詐也。非謂招天下詐者。而盡

使之。而且縱之也。古人有使貪者。謂不貪可使

也。無不貪者。而不得已使貪也。卽有不貪者。不
足于用。而開用貪也。非謂招天下貪者。而盡使
之。而且縱之也。

絕其趨避之端。間以奮勉之路。此爲萬世不
刊之論。何雍南

遡園文集 策畧

卷之四

五

禁食三



氏之論 何雍南

其法雖變。其端間以奮勉之。此爲萬世不刊之論。

之而且縱之也。

足于用。而開用貪也。非謂招天下貪者。而盡使之。

也。無不貪者。而不得已使貪也。卽有不貪者。不足于用。

